

上海推出传统戏曲12小时全媒体大连播

全国名角“云”聚展演才艺礼赞抗疫英雄，传统艺术经典魅力从云端直达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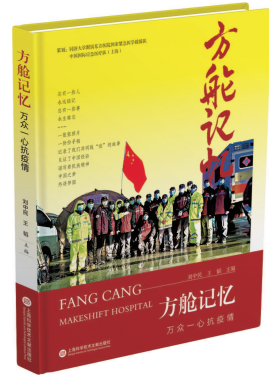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王筱雨

尚长荣、蔡正仁、陈少云、谷好好、茅善玉、史依弘、方亚芬……抗疫的日子，上海戏曲界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通过各种“云”端直播、空中剧场始终陪伴着申城戏迷。本周日，马金凤、朱世慧、小香玉、韩再芬、茅威涛等几十位来自全国的戏曲名家也将前来“云”聚，一起亮相本周日《致敬英雄“艺”起前行——“星期戏曲广播会”12小时全媒体特别直播，以说、游、演、互动等多种形式集中展艺，用各自行当中的好戏绝活，传播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之美，礼赞抗疫英雄，凝聚温暖人心。

出的“暂停键”，但上海的戏曲院团和文艺工作者们从未停下过努力前行的脚步。他们主动出击、创新作为，创作了一系列讴歌英雄、鼓舞人心的抗疫作品，为全民抗疫、共克时艰加油鼓劲。上海文艺界推出“艺起前行”的抖音主题活动，短短几天内汇集1500多个视频，播放超过6000万次。“艺起前行·演艺大世界·云剧场”等系列节目中古老戏曲屡屡成了新“爆款”，上海越剧院的一场云上演唱音乐会当晚拿下170万人次的超高流量。“云练功”“云排练”更是成为常态，展现了上海戏曲人特殊时期不忘专业、不忘舞台的积极面貌，也为戏迷们的居家生活提供了温情而长久的陪伴。

全媒体特别直播，将为云上的“好戏连台”再添热度。国内一流大家将联袂“登台”谈艺说戏，除了上海观众熟悉的京剧越沪淮等剧种外，特别节目还连线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宁夏、江西、吉林、四川、云南、长三角(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各地艺术家，为广大观众和听众展现秦腔、豫剧、汉剧、黄梅戏、绍剧、婺剧、锡剧、甬剧、粤剧、梨园戏、川剧、蒲剧、越调、苏剧、评弹等丰富多彩的戏曲(曲)种，更有耍孩儿、奉贤山歌剧等稀有剧种的展示。可以说，这12小时特别联播将以戏曲为线索勾勒中国戏曲地图，串起千百年中国人文历史景观。

“云”上大联播也是戏曲人在全媒体环境中走近大众、走近年轻人的又一次全新探索。从王珮瑜的“瑜你台上见”脱口秀到张军的《水磨新调》万人演唱会，收获高人气的种种尝试证明了古老戏曲艺术逢其时。王珮瑜和张军将在节目中分享他们“跨界”创新的经验与心得。而入选第二届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的杨扬、王婉娜、罗晨雪、王丽君等则将代表80后、90后的戏曲新生力量积极发声。



本报讯(记者许芳)5月12日恰逢国际护士节，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移动帐篷医院内，首部全景式方舱医院抗疫实录主旋律著作《方舱记忆》首发，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该书音频专辑同步上线喜马拉雅App。

“75岁的梅爷爷夫妇双双住进武汉方舱医院，正好那天老爷爷过生日，大家一早准备蛋糕、医护、舱友们欢聚一堂。老先生说，这个生日终生难忘，能和各位病友在方舱医院相聚，共同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是一种缘分，武汉加油，中国必胜！”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综合监护室护士长高彩萍，是援鄂医疗队在方舱医院里备受患者欢迎的“文体委员”，她感叹，感人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方舱上演，共克时艰、互帮友爱的舱友、志愿者们，鼓励着每一位前线抗疫者，点滴感动收集起来，汇聚成本《方舱记忆》。

首发仪式上，主办方组织《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移动医院解密》科教片看片会，全面讲解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移动医院的方方面面。大规模方舱医院诞生于武汉疫情最严峻、艰难的时刻。从开舱到休舱，武汉的方舱医院共开放床位1.3万余张，收治轻症患者1.2万多名；来自全国的94支医疗队、8000多名医护人员援助方舱。这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创造的“中国经验”，成为世界医疗史上的一次创举。其中，2月3日，东方医院建制创建的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接到指令，组建53名队员、10辆医学救援车载移动医院，驰援武汉。2月4日晚抵达的他们是最早到达“武汉客厅”的救援队之一，随后仅用3个多小时完成了25顶帐篷的移动医院搭建。这些帐篷在方舱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了除患者救治外的几乎所有运行工作。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总编辑张树介绍，全书收录患者、医生、护士、医护人员家属、志愿者所写的59篇文章，见证了广大人民面对疫情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记录了近60名普通人在方舱医院的所见所想，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更是中国精神的生动体现。比如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一位病友在日记中写道：“经历这次大疫，我们不再怕‘我会死’‘我的生命正在逐渐走向尽头’这些想法禁锢，我们彻悟了，释怀了，不再恐惧病毒，反而能安之若素，不贪生也不惧死，因为我们看到生的希望没有被‘病毒’和‘死亡’消灭，而是在经历了‘怕死’这个环节之后进入生命的另一种状态——在努力奋斗中享受生命的喜悦。”

上海市东方医院院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总指挥刘中民谈到，这不仅是一场单纯的抗疫之战，更是医患彼此信任、携手敬畏生命、守望相助、并肩作战的日子。“通过武汉抗疫，医疗队进一步完善功能，增设了负压监护室和负压转移担架，这支队伍不单是东方医院的，更是上海、中国的救援实力、人道主义精神的缩影。”

上海芭蕾舞团希望把疫情后第一场演出献给一线医务工作者

新作《天使的微笑》即将首演

本报讯(记者童晶)在凝重的慢板中，女舞者孤独的身影踮踮脚。她眉头紧锁，神情悲怆，双臂紧紧收拢，仿佛一双羽翼被雨水浸透……时隔两个多月，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戚冰雪再次跳起《天使的微笑》，让人陷入了对那场残酷抗疫斗争的回忆。“心中始终装着舞台，脚下便有了根，眼睛里便有了神，舞蹈也就有了魂。”团长辛丽丽说。

昨天，上芭排练厅打开大门，迎来近50位专业观众和艺术爱好者，近距离观摩原创现代芭蕾舞专场《起点Ⅲ——时间对岸》联排。“上芭坚持‘停演不停功’，戴着口罩走进排练厅，演员们不但功夫没有掉，还能不断奉献新作品，让我深有感触。”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在看完排练后深深感叹：上芭的年轻演员有朝气、有拼劲，这股子精气神“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芭蕾舞团”。

上芭“不输人”的精气神从何而来，或许可以从疫情期间全新编创这次独舞中窥见一斑。3月5日，节气“惊蛰”，《天使的微笑》第一次公开亮相。戚冰雪一身黑裙登场，舞步在沉重与飘逸间不断切换，仿佛身在高高的云端里，遥望着自己曾倾力救护的人们，满怀对着人间故土无比的眷恋。由辛丽丽为戚冰雪编创的这支独舞，用一曲足尖赞歌致敬抗疫斗争中的“守护者”。那时，这支6分钟的舞蹈已是修改后的第四版。戚冰雪告诉记者，每晚跳完一次都有“被掏空”的感觉，一方面，高难度舞段对体力和技术是种挑战，另一方面，如何展现悲情底色下与病魔殊死搏斗的坚毅，也需要费尽心思揣摩。3月28日芭团年度考核的考场中，4月15日《起点Ⅲ》首次公开彩排的舞台上，戚冰雪一次次跳起《天使的微笑》。在主创的精心打磨下，这支短作品不断凝练升华。

“最初排演《天使的微笑》时，触动我的是泰戈尔的诗句、新闻报道里的战‘疫’画面，以及朋友圈里流传的抗疫故事。”戚冰雪告诉记者，她被摄影和绘画作品里的护士形象深深打动。“护士们全身罩着防护服，唯一能读懂她们心灵的只有护目镜背后的那双眼睛，饱含着疲惫、深沉、悲伤的情绪，但更有着坚韧和勇气。在那一瞬间，我的视线也模糊了。”在戚冰雪的心里，“天使”的形象突然生动起来，她也慢慢触到了潜藏在“微笑”中的魂。

“上芭曾排演过许多经典作品，《白毛女》《天鹅湖》至今长演不衰，但未来芭团品牌的创立更需要观照当下，需要对时代的感知与表达。”上芭团长辛丽丽告诉记者，酝酿、创作于疫情期间的《起点Ⅲ——时间对岸》，不仅反映出主创团队对生命、对时代的感悟，也承载着演员们对战斗在一线医护人员的深深敬意。原创现代芭蕾舞专场《起点》系列始于2017年，是上芭为年轻编导及创作团队搭建的原创作品展示平台，如今正迎来新作创作的“爆发期”。从2月起，苦练基本功之余，他们静下心来创作新节目，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绽放于芭蕾舞舞台上。上芭联合建筑设计师傅国华共同创作的芭蕾舞剧《青蓝紫》描摹了都市青年的成长经历，走出迷惘奋力拼搏，带有强烈的时代感；《浮生一梦》则是芭蕾舞跨界昆曲的创新之作，让跨越400年的青年男女于梦中相会，见证了年轻人勇于探索的艺术态度。

“剧场虽未开工，但舞台的大幕正在——甚至已经拉开。”本周末，《起点Ⅲ——时间对岸》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进行舞台合成，预计5月底与观众正式见面。辛丽丽告诉记者，演员们渴望舞台灯光的那一刻，更希望把第一场演出献给一线医务工作者。

留下战“疫”手记，彰显众志成城的中国力量

全方位全视角收集一手资料，《方舱记忆》在沪首发并同步上线音频专辑

对谈录

长篇非虚构作品以文学的力量记录历史，留下现场——

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

嘉宾：熊育群(作家) 钟红明(《收获》杂志副主编)



主题创作作品《召唤》局部，沪上老中青20位画家共同创作。

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是我们这一代人遭遇的瘟疫。“瘟疫”以前只是一个遥远的无关自己的词，其实它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世界的另一面突然把我们看到了。一队队医护人员纷纷奔赴一线，我就像个围观者，无力感、无用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感受。

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也特别难受。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广东作协作为任务要求我写钟南山。我现在在江门市委宣传部挂职，为创作五邑侨乡的长篇小说下去的，宣传部长也希望我来写，我自己也有写的冲动，于是，联系钟南山的助理，他也表示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近一个月你夜以继日进行这部作品的创作，交稿后修改的次数之多，也是我做编辑以来第一次遇到。作品最后达到的完成度，塑造出的饱满、立体、多层次的钟南山的形象可圈可点……我觉得，这样短的创作时间，背后一定有长时间的积累。

熊育群：我写作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大都是晚上二点才上床，写得脑子就像发热的转子，还会胀痛。我从没有这么辛苦过。现在用脑久了，还有后遗症。

熬时间只是一个方面，最麻烦的是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它时时都在变化之中，就像这次疫情最初爆发，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谁也无法想象！事情有了转变，之前的表述尺度就得修正，新的事实出现了，又得补充，不准确的还要修改。写作总有结束的时候，而疫情至今仍未停止，还得采取某种写作策略。我天天关注新闻，搜寻信息，我不想放过任何细节。(钟南山：苍生在上)把钟南山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来写，我也想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毕竟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如果说厚实，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随着对人和事认识的加深，思考也更加深入。至于钟南山本人的情况，一是我非典后有深入采访，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材料，这些年也在长期关注着他。他的助理苏越明在十分忙碌的情况下，也一直帮忙回答我的问题。我还采访了钟南山团队中的医生，到了他工作的医院广医一院。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到

“2020年1月18日，现代速度的高铁刺穿凛冽的夜色，向着疫情正在失去控制的‘震中’武汉呼啸而去。”熊育群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就从钟南山登上驶往武汉的高铁那个时刻写起。

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如何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要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这部作品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与情感进行了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将人物置身于尖锐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作家熊育群和《收获》杂志副主编、也是作品责编钟红明作了一次对谈。

了大量钟南山的过往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和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这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钟红明：你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时间与空间”。作品一开始就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方式进行描述：“抗击非典那年他67岁，今年84岁，17年的岁月仿佛一眨眼就溜过去了，只在青涩上留痕，秋霜似的白发晃在他的额头。想不到耄耋之年还要与病毒交战。”这样的交叉、联想、对比、反思，通篇都有。为何这样结构？

熊育群：一方面，非典、新冠这两次大的疫情钟南山都是重要的抗击者。其二是反思的需要，反思需要对比，需要回顾。譬如相似的境遇，我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重大事件与钟南山当年非典的遭遇放在一起写，把时间抽空，这里就有非常多可以反思的地方。

钟红明：第二个关键词——“泪水”。这次疫情中几张钟南山的照片，深深刻入我的记忆。其中一张，他眼睛里盈满泪水，嘴唇紧紧抿着……这部作品开头，你写下诗句：“子夜/昼短夜长/书写一位耄耋老人/那一夜匆匆/何人连接了万家哀哭/他的眼泪/落成一个个国家的泪水。”为何你几次写到他的

泪水？

熊育群：非典时期钟南山经历的比现在难多了，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落泪。这一次，他多次落泪，都是真情流露。我一直在想，非虚构作品塑造人物，如果只是写他的行为，不能写到他内心的情感与精神，这样的人物是难以写活的，也写不深，读者也会没有感觉。既然是文学作品，我完全可以写他的情感与精神，虽然这是我在写，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现实的逻辑和我对它的认识与把握。流泪就是他情感最强烈的时候，自然是重点。

钟红明：第三个关键词——“挫折”。在一般人想象中，钟南山出身医生世家，人生之路应该鲜花朵朵，但作品里最震撼我的，恰恰是命运给予他的远非常人能承受的苦难和挫折，例如：我们只知道他打破全运会纪录，却不知道他首先遭到全运会预选落选；他在山东乳山下劳动，脚踩严重伤病；他的家庭发生惨痛变故；他回到北京后无法从医，只能烧锅炉……我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当钟南山终于调回广东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问钟南山：你今年多大了？钟南山说：35岁。父亲轻轻地说：哦，35岁了，真可怕！那是多大的期望，又是多深的失望。35岁这一年就成了钟南山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43岁去英国留学，首先遭到的也是不信任和拒绝，非典时期他更是承受巨大压力……但每一次，钟南山都从危机中崛起。我觉得，那便不是所谓的命运和偶然，而是个人的主动选择和承担。

熊育群：钟南山一生充满挫折，这是当初我也未曾想到的。这些挫折他自己也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上进心、事业心，他走不到今天。强者，大成就者，挫折就是人生的阶梯，挫折没有折；寻常人，一挫就折，挫折就是他一生的失败，一生也难以走出痛苦。命运谁也不能选择，但奋起一定是个人可以主动选择和承担。

钟红明：钟南山一生充满挫折，这是当初我也未曾想到的。这些挫折他自己也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上进心、事业心，他走不到今天。强者，大成就者，挫折就是人生的阶梯，挫折没有折；寻常人，一挫就折，挫折就是他一生的失败，一生也难以走出痛苦。命运谁也不能选择，但奋起一定是个人可以主动选择和承担。

钟红明：第四个关键词——“敢医敢言”。众人知道钟南山的名字，是2003年在央视的节目里，他顶着压力，道出了非典疫情的真相。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公众又是从央视听到钟南山首先说出“有人传人现象”。他几乎成为国人的“定海神针”。你觉得“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

熊育群：是病人。他不说就得死人。而钟南山心里是装着病人的，他是个仁医。每到这个时候，他并非不害怕，他只是想自己就是个医生，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

钟红明：第五个关键词——“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的存在？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最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了。写作者有责任记录他、写好他。他的所作所为，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他的出现，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钟红明：现在人们避用“报告文学”而是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类思想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有些事情需要反向相求。只有离开才懂得得相求，只有失去才懂得得到的滋味，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于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钟红明：当人们说到阿来是在汶川地震十年后写出《云中记》，其中包含着时间流逝过程中，情感与理性认知的沉淀。你认为非虚构作品如何避免“造书”？

熊育群：阿来的《云中记》是小说，以真实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通常要有个消化过程。我这部作品是非虚构，时间因素显然要比小说重要。非虚构作品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创作，也可以在事情过后的不同时间段写作，各有各的优势。但是不是速朽跟很多因素有关，作品好是硬道理。有抱负的作家都会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会速朽，也都为之而努力。